

绽！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！高凌稍微一愣，仍然面现从容：“哎哟哟！我当谁呢？我认错人了！闹了半天是韩大人！韩大人，你不在京城里，怎么到了黑虎岭了？大人在上，受小人一拜！”

“少他妈来这套！哎，我说飞天玉虎，你们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？”

“噢，你问这个，我们能干什么呢？这是金华太守徐大老爷卸了任了。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嘛？就这么跟我们镖局订的合同，让我们把他府里的东西，送回他的原籍，这车上拉的都是他们家的东西。”

“是吗？哼！我说高凌啊，咱们都是一块儿长大的，在京城久打交道。再者一说，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！你这一撅屁股，我知道你拉的什么屎！你少跟我要心眼儿，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了。你这车上夹带走私，里边有岳飞之子，岳飞的余孽，叫岳霆。有没有？啊？有没有高宠的儿子，叫高风？还有高宠的媳妇儿冯氏。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！在没在车上？说！”

高凌一听，坏了！说的一点儿不假呀！果然在我的车上！哎呀，他说得这么肯定，甭问，有人把我出卖了，告了密了！事到如今，哼哼，也只好以死相拼了！但这阵不能承认。高凌一乐：“韩大人，你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呢？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又岳飞的余孽，又高宠的。我不知道啊！我这车上拉的都是货物、箱子，根本没人！”

“是吗？好！好！姓高的，既然你矢口否认，本大人就要检查！来人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伙计，搜！好好搜他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是！”

那七位各拉长剑往上一闯，要搜镖车。在旁边高凌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沉不住气了。他也是心怀鬼胎，知道这件事，一看人家要搜，额角上冒了汗了。于明赶紧一骗腿，从大青马上也跳下来了，没有时间跟高凌商议，从背后一探膀臂，“嘎嘣，当啷”，拽出十八节紫金鞭，把道路横住。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哎，小子，你真找死啊！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、丞相的手谕，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！怎么？你还不让？”

“啊，拒捕毆差，好大的胆子，你不要命了！哥哥、弟兄，把他废了！”

七个人往上一闯，把于明给包围了。于明一看，打了吧！不打不行了！

“大哥，我可伸手了！你接鞭吧你！”

螳螂手于明就玩儿了命了，一个人力战七寇。飞天玉虎高凌一看，打起来了，能不向着自己的人嘛！知道事捂不住了，事到现在，就得玩命了！拽出长剑



的。那是清虚观的观主，每一年庙会的时候，老道都得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，教了四十多个徒弟。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，绝不是花架子。像那打把式卖艺换钱花的，不是那么回事！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有人家这一门户，练得都是真功夫真本领！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！老道一个人拿拂尘，背把宝剑，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呢？这六个小子都是亡命徒啊！他们往上一冲，把道爷给围住。

韩烈提剑看着，行！差不多！扭回头，看见了冯氏抱着那俩孩子，冯氏脸都变了色了，吓得一个劲地哆嗦。风雷掌一琢磨：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，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？

这小子提着宝剑来到冯氏近前：“哼，我说你是冯氏不？你到底说不说，这俩小崽子谁是岳飞的幼子？谁是高宠的儿子？你说不说！你不说我摘掉你的牙！说！说不说？说不说？”

他把剑尖顶到冯氏胸口这地方：“不说就往里刺！”

你说这叫什么能耐？欺负妇女跟孩子。老道贺长星正在那儿只身斗六强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无量天尊这怎么办？他不会分身法，干着急呀，过不来。刚往外一冲，这六个小子，“哗啦”就围上了，抽身极难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风雷掌韩烈就觉得肩头上热乎乎的，有人拍了一下，“啪！”哎呀，重于泰山一样！把韩烈砸得一侧歪，谁呀？回过身来一望，身后站着个和尚。这个和尚，身材高大，跟一架大山差不多，比韩烈能高出一脑袋。肩宽背厚，是膀大腰圆，新剃的脑瓜皮黝青锃亮，脑袋上有戒疤，就拿那香头烧得那疤痂。你看电视剧上那出家人有三个的，有九个的，有六个的，那不是瞎烧的，脑袋上烧得那疤痂，那是有等级的！

这大和尚九个疤痂，看年纪五十岁左右，上窄下宽，大嘟噜脸蛋子，身上那肉胖得都哆嗦哆嗦的，一身黑肉。身上穿着灰僧衣，腰里系着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千层底开口的僧鞋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背后背着个口袋。但是这大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。

啊！韩烈认出来了，哎呀，韩烈心说：今天高人大聚会呀！这黑虎岭要热闹！除了老道又来了和尚，莫非他们事先都联络好了？他认得这和尚是谁。这是京城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，笑如来，叫智明，智明长老。

他没事常到庙里去溜达。大和尚好功夫！教了一百多个徒弟，没事练武。哎，他也看见过。老熟人了！没想到今儿他也来了。韩烈那脸呢，就有点儿变色了：“啊！哈哈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老方丈，智明长老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哈哈，善哉善哉！不错，正是老衲！韩大人，怎么回事这是？怎么这么热闹？没想到非常肃静的黑虎岭，还发生了这么件事？这谁跟谁打，怎

“此事应该慎重，宗潭定死罪是应该的。但是怎么个定法，还要仔细研究研究。”

“陛下，那么我打算再请两个人。这两个人足智多谋，咱们君臣可以商议个好办法！”

“那么你说选谁？”

“罗汝楫、万俟卨。”

“嗯嗯嗯，传旨，宣他二人进殿！”

万俟卨什么官儿？刑部尚书，掌刑的。罗汝楫是京兆尹，官都不小。跟秦桧结成一党，三个大奸臣。他们这三人没事，编造罪名，不是害这个就是害那个。当初岳飞就是因他们三个捏造罪名，死在风波亭的。这下，把大奸臣给找来了。俩奸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跪倒在地：“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

“万俟卨！罗汝楫！”

“臣在！”

“臣在！”

“平身站起！”

“谢陛下！”

俩人在旁边一站。

“秦桧呀，把方才的事情对他们讲讲。”

“领旨！”

秦桧把经过一说，说：“请你们二位来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怎么处置宗潭？要师出有名，还得叫大伙儿心服口服。”

罗汝楫一听，赶紧往上叩头：“陛下圣明！臣知道，这个宗潭表面恭顺，对陛下毕恭毕敬，实则心怀叵测，久有反宋之心！像这种人，真是可杀不可留！那么陛下降旨，把他斩首示众，这是上策。臣非常拥护！”

“别说了！说了半天，都废话！把你找来，给出个主意。要说杀他，还用跟你商议吗？你出个主意！看看怎么杀合适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罗汝楫这马屁没拍好，一看皇上生气了，他又没词了，赶紧退在一旁。万俟卨有鬼点子，他吸取教训，赶紧跪倒：“陛下，臣倒有一拙见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主意？”

“陛下，我看这么办！方才丞相说了，那一僧一道，智明、贺长星，跟宗潭都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们保护岳飞的余孽，宗潭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，怎么办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陛下把他宣到殿上来，问问这件事，当面锣，对面鼓，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。那也没关系，他要矢口否认，陛下降旨，叫宗潭领人去捉拿僧道

了黑虎岭，还把岳飞的余孽给救走了，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不？你该当何罪！”

哎呀，宗潭那心里翻个儿啊！真不知道！心说话：我傻兄弟，要了我的命了！你们怎么惹这大祸呀？当然，你们做的这事无可指责，但是事先也应当跟愚兄打个招呼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呀！想一万全之策呀！你们背着我不知道，惹了这么大的祸。皇上震怒，这可怎么办？

他担了心了。但是到了现在，一问三不知啊！他真不知道。

“陛下圣明，臣实在不知道！”

“好吧！事先你不知道，我这一说你知道了吧？”

“臣现在知道了。”

“那么我再问你，你下一步打算如何呀？”

“陛下，臣听您的旨意。”

“好吧！既然听朕的旨意，我命你在十天之内，把一僧一道，还有那小崽子岳霆缉拿归案，斩首示众！我要活的，实在不行，人头也可以！超过十天，我就定你个抗旨不遵的罪名！下去吧！”

“谢陛下！”

宗潭满身是汗！离开了皇宫回府，到府里头往那儿一坐，睡不着了，也坐不稳当了。心乱的，也不知道贺长星、智明，还有岳飞之后现在何处？十天的时间，转眼就到了，哪儿抓去？即使我要抓住，我怎么忍心要他们的命！皇上这是考验我，一旦我要做不到，要我全家人的性命！我知道，高宗皇帝龙颜无恩，说得出来，干得出！我全家四十多口，还有老娘，都活不了！真是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！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！怎么办？又一想：不行！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我呀，溜达溜达吧！我还不管了呢！保护家眷离开临安。

当时到内宅跟夫人打了招呼，都说了。夫人一听，也吓坏了：“老爷，咱什么时候搬家？”

“今晚就走，事不宜迟，快打点金银细软！没用的东西全不要了！东西是身外物，有咱们的命在，就能挣得来。现在顾命要紧！”

这就准备车辆，哎哟！一家子动起来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心腹家人向他禀报：“老爷！公爷！走不了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外边全是秦桧的人了！他们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都封锁，对咱们这座府严密监视，咱们是寸步难行！”

“啊？”

哎呀，宗潭一琢磨：坏了！秦桧呀秦桧！你真不是人！害来害去，又害到我头上！这这，这怎么办？这……哎呀！这心里头乱成一锅粥了！后来一琢磨：这

贺道爷一听，这话有点儿刺耳：“哈哈！大哥，你认我也好，不认也好。有些话我得讲清楚。你刚才说什么，我们在黑虎岭下做的什么事？我跟你讲，做的好事！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休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杀恶人既是善念。要救好人呢，这叫积功德呀！我说，哥哥，岳元帅何罪之有？惨死在风波亭。全国的军民无不痛心疾首！哥哥，难道你不难过吗？我虽然是化外之人，但对岳帅深表同情！我不忍心看着他的遗孤做了刀下之鬼，故此拔刀相助，我把他给救了。不错，这孩子就是岳帅的孩子，我们哥儿俩挺身走险，冒死把他救到庙里头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哥哥，你不是领人来了嘛？好啊！随便吧！把我们索拿进京，你去换官当去吧！希望你这官越升越高啊！不要拿我们当怎么回事！那你随便来吧！动手吧！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！”

正这么个时候，大和尚智明强忍着伤痛，掀被子一骨碌，“啪”，从床上摔到地下了，下半身动不了了，拿这俩胳膊当腿，往前爬，爬到宗潭的近前，伸大手把宗潭的腿给抱住了：“阿弥陀佛！大哥呀！大哥！你别生气了！我们事先来不及请示哥哥，也想跟哥哥商量，因为事情来得太快了，没有时间。故此背着哥哥我们干了这件事！扪心自问，没有什么挑的，我们没做错事！那么哥哥，你身为朝廷的命官，不用问，你是奉旨来抓我们。咱们这么办吧！私交归私交，公事归公事，绝不叫哥哥你为难！我们不能还手！你随便吧！可有一样，小弟有个要求不知哥哥能不能答应？”

“说吧！什么事？”

“大哥，我已经是残废人了，你来看！”

宗潭一看呢，那后背那鲜血又淌出来了，伤口还没愈合，这一摔，这一激动，伤口重新迸裂，那血“咕嘟咕嘟”往外淌啊！宗潭就一皱眉啊！哎呀，怪不得老二气色不正，身受重伤！面前这个情况，宗潭心里一翻个儿：我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就忍心杀了我两个兄弟？我就忍心杀了岳飞的后人吗？心如油烹，动了感情了。老英雄虎目之中，这眼泪滚下来。人是有感情的，大和尚这一受伤，勾起了他的回忆。

这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八月的时候。那时候有个独脚大盗，叫顾军秀，想要造反。顾军秀勾搭金人，想要出卖临安。这件事情叫宗潭知道了，宗潭领兵大战顾军秀，由于寡不敌众，身陷重围，眼看性命难保！大和尚智明、贺长星，一僧一道带着人接应上来了，杀退金兵、杀死顾军秀，从血泊之中救了宗潭！宗潭打那儿之后，受到皇上的表彰，官升一等公，升了官了！可是和尚受了伤了，他还记得，那时候大和尚智明那个腿，那血淌得呀不知多少，把僧衣都染红了！打那儿之后，他们三人磕的头，结为生死的弟兄。一晃多少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



这儿吃。孩子吃着，茶水也沏上来了。梅九春往对面一坐：“大哥，怎么样？混得不错？什么时候还的俗？在哪儿安家了？”

“哎！一言难尽！我的事我不想多谈。我说兄弟，你也不必细问了。”

“你看你看！怎么？有难言之隐？好好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不细问了！只要哥哥不错就行！哎哟，你气色不太好，有病了吧？”

“有点儿。”

“耳朵怎么还包着？受伤了？”

“是，不小心刚的，所以包着，受伤了。”

“你看，这……哎呀，到我家住这儿，住下了。住十天半月，一年两年我也不带嫌多的！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。我要报恩！来人呢，把那个跨院收拾出来，我的恩人带着孩子住到跨院，好生伺候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是！”

一呼百诺。正在屋里谈话的中间，外边又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咳嗽一声，迈着方步进来了：“贤弟，谁来了？”

梅九春抬头一看，他大哥，亲哥哥，梅新月。就是说不学好、当土匪那个。梅新月，大胖子，长得挺富态，大脸胡子，员外巾，对花员外髻，系着丝绦，肚儿腆腆着，拿着把扇，笑容可掬，迈步进来了。贺道爷认得他，乡里乡亲的，你别看分手多年了，他那模样还能认出来。贺道爷也站起来了。梅九春一看：“大哥，你看谁来了？你还认得他是谁来吧？”

“贺长星贺大哥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我。”

“哎呀呀呀！贵客登门呢！哈哈，欢迎欢迎！哎，大哥，挺好？”

“托你的福，挺好挺好。”

“这孩子是你的吗？”

“啊！是我的。”

“哎呀，刚才我听你们在屋里头高谈阔论，我心里就纳闷，我说谁来了？这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你呢！我说，你坐下，到这儿就到家了！老二，好生款待！”

“大哥，那能错得了嘛！我告诉了，让大哥住到咱家，多住些日子。”

“应该！应该应该！厨房好好准备吃喝，烧鸡扒鸭子，什么香做什么！多准备酒，我们要好好地一醉方休，好好吃点儿！贺大哥，最近混得还行吗？”

“托你的福，混得还不错。”

“这上哪儿去？”

“噢，武当山呢。我有个朋友，我打算带着孩子上武当山。”





谢你了！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，我怎么报答呀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，你家里头出了这些事，我于心何忍呢？道爷当然急了眼了，用手点指：“云飞！夏侯清明！你们听着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盐从哪儿咸，醋打哪儿酸，对不对呢？不是事情在咱们爷儿俩身上引起来的吗？有账咱们算，何必株连旁人呢？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，逮谁咬谁呀！咱们爷儿俩跟你打官司，别杀旁人了！停止！咱们跟你走！”

说话之间，贺道爷过来，单腿一跪，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了，哭了：“贤弟！兄弟呀兄弟！”
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外边又进来个主，那么多人，不知从哪个缝隙挤进来了。这人乐了：“哈哈！”

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儿嘶哑：“贺道爷，哭他干吗呀？他该死！他酒中投毒，他良心早坏了！他是罪有应得，哭什么劲儿？我来了！”

“兄弟！哎哟！”

贺道爷抬头一看，这心又放下了，无量天尊！我又死中得活了，没事了！救命星来了！

这人是谁呀？就是那要饭的老花子。这老花子大闹黑虎岭，救过贺长星和岳霆，能耐大极了！这老花子怎么钻进来的？谁也不清楚。再看这老花子，头上还戴着那个四棱员外巾。员外巾都没色了！拿麻绳勒着，套脑袋上了。上头全是条，浑身上下，一个揪一个揪，补丁擦着补丁，一个裤腿长，一个裤腿短，露着黑腿，光着脚丫子。背个大褡裢，里边鼓鼓囊囊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。小手跟炭条一样，胡子都擗了毡了，手里拿着打狗的枣条，还是那身装束。但是俩眼倍儿亮，说话清清楚楚。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。夏侯清明、云飞一看，大吃一惊！他们俩认得这老花子，啊，心里说话：倒霉倒霉！真倒霉！怎么又遇上他了？今天在梅花坞一切都顺手，这老家伙一来，看来我等性命难逃！

叫别人先过去？我大便完了再出场。”

哎呀！夏侯清明心说：找借口吧！噢，你是怕的，怕得都要拉稀！

“算了！既然如此，你上茅厕吧。你！你过去！”

他一指第二排一个大个儿，这大个儿还不含糊，迈步出来了：“老剑客，交给我了！”

“过去吧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噌！”此人飞身跳到袁三爷面前。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，嗨！这大个子，跟影壁墙一样！上拄天，下拄地，高人一头，爹人三臂，肚大腰憨。看这坨，没三百斤也差不多，铜锣大脸，扫帚眉，大眼睛，大鼻子，大嘴，厚嘴唇，大耳朵，大手大脚，都大到一块儿了！三十岁左右。正血气方刚，看这样儿，有使不完的劲！手持长剑，锃光刷亮。

“小伙子，叫什么名？”

“复姓南宫，单字石，我叫南宫石，江湖人称铁臂熊。”

“名副其实！这绰号起得真对，你真跟那没毛的狗熊差不多！怎么？你想跟我比划比划？”

“然！”

“年轻人，算了吧！我说话别不爱听啊！你是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我都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！你何必做替死鬼呢？老花子不打无名之辈，孩儿，回去吧！你叫夏侯清明过来。”

“姓袁的，你太狂了！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，我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！休走，着剑！”

“噌！”

“刷！”这一宝剑，一道寒光扑奔前心。这一宝剑扎出去了，等也到地方了，南宫石一看，呀！人没了！心说：这老花子明明在这儿，怎么没了？哪儿去了？

正在他迟愣之时，听见身后一笑：“嘿嘿！孩儿，老爷爷在你身后呢！”

“啊？”

他刚一回头，来不及了，袁三爷伸三指，扣住他腰带子。“啪！”给他扣住了，轻舒臂膀，一托他屁股，“嘿！”一下就举过头顶。三百来斤呢！没费劲，举起之后，喊了一声：“孩儿，我劝告你不听，回去吧！”

像扔包一样，扔出来三丈多远。这位在空中转着个儿，还合计呢，心说：怪事哎！怎么他跑我后边去，我不知道？这什么功夫？简直跟鬼魂相似啊！他还喊呢：“各位接着点！接着点！要摔冒泡！”

往下一落，果然夏侯清明众人上跟前这一推他，把竖劲破了，变成横劲，



一口血喷出来了，他身子刚往前一栽歪。真要摔倒了，命保不住了！袁三爷急到跟前，一伸手，把他的袄领子给他抓住了：“嘿！别动！”

这一抓住他，他没趴下。袁三爷若要伸手，一巴掌就把他打死了，但是三爷没那么做。

为什么没那么做呢？袁三爷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手下好几十人呢！都听他的，我要把他打死，那帮人眼都得红了！就得玩命，他们回去没法交代。要那么一来，我现在一点儿劲都没有了！身负重伤，那些人也不行，都受伤了。我们整个就被动了！不如留他活着，让他下令，把这帮人领走。所以没让他死。

与此同时，老花子一伸手，在那兜里头拽出一粒丹药来，塞他嘴里头了，一抹他后脖子，一扒他前心，给灌下去了。什么东西？止血丹。古人真了不起！那止血丹不知道用什么秘方，就那么好使唤！下去之后，时间不大，药劲行开了，风流羽士夏侯清明这才明白过来：“哎哟！要了我的命了！”

他一看，袁三爷在旁边站着呢：“老伙计，怎么样？这阵还难受吧？”

“老剑客，你为什么打我还救我？”

“我这个人讲信用啊！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呀！认输不？不然，你画道我就走，咱们接茬儿比！”

“不不，三爷，我说话算数，我认栽了！”

“认栽怎么办？”

“人我不抓了，我回去交差。天塌下来我顶着！皇上怪罪、丞相怪罪，我顶着吧！老剑客放我走吗？”

“放你走！咱们后会有期啊！回去好好吃点儿药，治一治吧！”

“多谢多谢！撤！他妈的都撤！”

“哎！”

“呼啦呼啦呼啦！”都走了。当然，抬着两具尸体。三爷看了看，他们离开了梅花坞，都没影了，转身回来了。贺道爷、双侠、小岳霆都过来了。贺道爷这才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长星啊，我也够呛！哎哟，我的妈！”

再看袁三爷，二次栽倒是人事不省。

有读者会问，袁老三被踩到，不要死了嘛！怎么又蹦起来了？

原来，袁三爷挨他一巴掌，那是假的。他故意给夏侯清明留了一招，打算败中取胜。你得叫对方捡点儿便宜，要不怎么能把对方欺骗住呢？故意的，腿撤得慢点儿，让他捡了个便宜。“啪！”一摔，借劲摔一跟头，这都是引他上钩。夏侯清明踩他的时候，使尽了浑身的力量，这是真的。袁三爷凭着丐帮的气功在那



宗潭，我听说横剑自杀，我二哥智明也横剑自杀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忠良之后！我贺长星抛家舍业，挺身走险，我图的是什么？还不是爱惜岳飞之子，把这忠良的后代给保留下来吗？到了现在，走投无路，实出无奈，这才抱着希望来到清修岩武当山。我们原以为经过万水千山，见着老圣人您能够把我们收留，您能想办法庇护忠良之后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们进得门来，您是冷言冷语，不等我们把话说完，就要把我们逐出门外！”



“这就是你未来的师父，快磕头！”

“师父在上，给师父磕头！”

武圣人掉着眼泪：“孩子，起来！起来起来！哎呀，这可怜的孩子！来！我抱抱。”

动了怜悯之心了。张三丰说：“这么办，咱是一家人，啊，方才那篇不愉快的事掀过去。大伙儿到屋！到屋到屋到屋！”

这回进了屋，和缓下来了。告诉小童子：“重新沏茶，告诉厨房，准备素斋素饭。大伙儿坐坐坐！都坐坐坐！”

哎，瞬息万变，这回大伙儿再坐下，都高兴了。袁三爷也露出笑容来了，心说：这贺老道还真行啊！没看出来，他有这么两下子！他要不这么折腾，这会儿我们不定上哪儿去了呢！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，看来这个人还是通情达理的。你换个别人，你爱折腾，你折腾你的，他无动于衷！毕竟他动了感情了，所以非常高兴。

时间不大，素斋素饭摆上来，都饿了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个精光！小岳霆也吃饱了，小脸红扑扑的，也挺好看。张三丰一看，在座的人气色都不正：“袁明，我发现你印堂发暗，眼圈发黑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”

“回老圣人，我是受伤了。我让风流羽士夏侯清明踩着前心，差点儿没把我踩死！虽然我有气功托着，但是也受了内伤。为了上武当，我忍着疼，没有办法呀！我现在伤还没好。”

“云南双侠，好像你们也有伤？”

“回老圣人，我们也有伤，我们都中了黑砂掌了，都叫夏侯清明打的！”

“噢，长星的气色也不正，你也受了伤了。孩子也有火呀。看来需要给你们好好地调理。今天住到这儿吧，明天给你们治伤！”

一夜无话。虽然无话，都没闲着，众人向圣人张三丰介绍了外界的情况。张三丰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他坐到这儿，他怎么知道外头的事？不了解。大伙儿一五一十地向他介绍，他做到心里头有数。真恨秦桧！真恨这个高宗皇帝呀！牙根都痒痒！他下决心，把这些人收留。

那么到了第二天，给大伙儿开始治疗。先开了个方子，叫小道士抓药去，人家这儿全有。药抓来，配上秘方，把那个水准备好了，把这药全都沏开了，用五只大木盆，让他们几个人全都脱光了，坐到这儿洗澡，排排毒。老圣人穿着麻布的坎肩，高挽袖面，坐到旁边运用气功给他们治伤。

“噙！”

那双手颤抖，发出功力来，再看大人孩子，顺着额角，热汗直淌，开始往外排毒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再看几个人，复旧如初，脸上红润润的，起了红色



穿上了。穿俗家的衣服，在这里头他不好看。另外，离多远，多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，看不出来。

最后张三丰一琢磨，我说出话去，我就得算数。现在岳霆是我的传人，就是我的弟子了，我得举行隆重的收徒弟的典礼呀！第二天撒下御牒，凡是武当山十二下院所有的老道，有身份的人，全都赶奔紫霄宫。这家伙！老道泛滥了！十二下院的人再来了，能有好几千人！出来进去，全是老道啊！四大真人，十二大弟子，衣冠楚楚来见武圣。张三丰让他们坐下，跟他们说：“你们听着，我宣布一件事情。这个孩子名叫岳霆，乃是岳飞岳鹏举的幼子。我已经发誓了，要收他为徒，做我门户的传人。你们记住了吗？”

“啊，无量天尊！弟子记住了！”

“明天开始，就举行拜师收徒典礼，下去准备，务须隆重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是！”

到了第二天了，紫霄宫热闹起来了！高搭彩楼，这些老道全换了新衣服。贺长星、小岳霆沐浴更衣。再看武圣人，也换了法衣了，平常穿得青布道袍，这阵儿换了。光彩照人！再看这些老道，手拿法器，高念道德经！钟鼎齐鸣，歌声悦耳！显得朝气蓬勃。他们在大殿三清殿准备的香案，先拜了祖宗，拜了太上老君，然后烧了祭文，宣读祭表，正式拜师。张三丰往正中央一坐，小岳霆趴伏在地。你看那小孩也懂事，面色庄重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岳霆叩拜恩师！师父我给您磕头了！”

磕了仨响头！老圣人非常高兴：“霆儿免礼平身！这边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小岳霆过来了。

“你们众人看见了，这就是我的门徒，也是咱们武当的传人，尔等过来参拜！”

“是是是！”

这还了得？跟一般什么师徒的关系，绝对两样！将来也就是说，武圣不在了，他就继承武圣，当家的！哎，打个比方说，这就是皇太子一样！众人赶紧过来道喜，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十二真人全都过来给小岳霆见礼。小岳霆一看，嗨！胡子都白了还给自己磕头，这玩意儿真有点儿意思啊！后来，让众人全都起来，张道爷这才宣布：“尔等听着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。咱们可是自己人，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。岳霆正在受通缉，官府正在拿他。你们知道他叫岳霆，可是对外不要这么说，对外还使用他原来的名字，名字叫高波。记住了吗？有人要问，收了个徒弟叫高波。你们懂得吗？”

什么叫岳霆、贺长星，这是哪里话来？”

“二哥，我服你了！铁嘴钢牙！我怎么问你，你也不会说的。好吧！今天我把证据摆到你面前，你承认不承认！”

“证据？行啊！拿出证据来吧！有证据，自然我就得承认了！恐怕拿不出来吧？”

“带上来！”

道爷就一愣，长身躯往对面观瞧。就见差官队“呼啦”左右一闪，出来四个人，中间架着一个人。这个人五花大绑，满脸是血！身上斑斑血迹，五花大绑。

“走！走！”

拖出来了。

“站这儿！站这儿！二哥，认识他是谁吗？”

武圣人一看，这脸变色了！心里一翻个儿：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了？谁呀？云南双侠的大侠曹元华，曹大侠，让人家给架出来了。前些日子，曹元华还在这儿待着呢！不是走了嘛？哎，也不知怎么，叫人给逮住了。而且打成这模样！不仔细看，干脆不认识了！

道爷心里一缩，心说：曹元华呀曹元华！你号称侠客呀！你来到我的武当山，一开始是不愉快，可是后来我盛情款待，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。莫非你把我出卖了不成？你要这样的话，你真不配做个侠客！

剑拔弩张，气氛相当紧张。那些官人拽着家伙，就等着司空略一声令下，拉家伙就动手！紫霄宫的老道也不示弱，把家伙也准备好了，等着武圣人一声令下，马上就打。张道爷久经大敌，心里那么紧张，“噎噎噎”直跳，但面显从容，跟没事一样。

“三弟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人谁呀？你把他推到我的面前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哈哈！二哥，姜是老的辣，我服你了！嗨！到现在你还不承认！你不承认，我叫他说！哎，曹元华，你怎么跟我交代，我这儿可有记录，你摁了手印了，对不对？你翻不了供。你跟张三丰讲讲你怎么说的，怎么回事。”

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世界的事情变化多端。那么丐帮的三当家的袁明，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，准备回丐帮。回丐帮干吗？也是有事。三爷就想：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，朝廷这些爪牙肯定跟我完不了！我回去跟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，最好我们挪个地方，免得官方报复。所以他着急回去。

下了武当，走到半道，曹大侠说：“三叔，我跟你告个假。你呢，先回去，这儿离着军州不远，我有个亲戚，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，多年没见面了。路过家门，我能不去看看他老人家。另外呢，留点儿银子，说几句话，我后撵回去。”

刚说到这儿，从老道人群中又出来个老道，这老道喊了一声：“圣人！老当家的！你先别伸手，我有话说！”

“噢，谁呀？”

张三丰脸往下一沉，刚才交代得清楚，没你们的事，谁不听我的话跑出来了？司空赞，司空道人！跟张三丰交情是最不错的。下院的负责人。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哎，当家的，我说两句话，然后你再伸手，也不为晚。”

“那好吧！过去吧！”

“弟子遵命！”

司空赞过来了，来到司空略近前：“我说堂兄，认识小弟吗？”

“你不是司空赞吗？”

“正是小弟！我说，哥哥，咱们虽然是没出五服^①，但是交情不怎么亲近。因为你是官人，我是出家人，很少往来。今天难得的机会，咱们弟兄在此见面了。本来我不想多谈，但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我不忍得看咱们两方面死人呢！我说，堂兄啊，能不能听我的话，走吧！走吧！领兵撤队。关于你提出那件事情，咱们坐下来协商。我们查一查，有没有一个贺长星？有没有个岳霆？有呢，就交给你。没有，那也讲说不过了。对不对呢？如果堂兄你仗凭武力，领着这么好几百人，非要闹事不可，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，长我们庙上的锐气！你不行啊！你找亏吃！到了那会儿可就晚了！堂兄，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？”

“住口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的，你劝我什么？明明你这块儿有岳霆！你别看曹元华死了，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招对。他早都承认了！说得清清楚楚！你们一个鼻孔出气，就拒不承认呢！这没关系。不承认，就得武力解决！你在我这儿白话什么？还不退了下去！”

“堂兄，我不能下去！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！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

司空略这小子，比秃尾巴狗还狠！剑光一闪，“噗！”把司空赞脑袋给砍下来了。呀！张道爷一看：“好啊！好好好！司空略，你要造反！贫道岂能善罢甘休！”

^①没出五服：指两人有比较近的亲戚关系。五服，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。根据与丧者的关系远近，五服分别为：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。其中，斩衰三年，用极粗生麻布为丧服，不缝衣旁及下边。齐衰，用次等粗生麻布，缝衣旁及下边。按服丧期限长短，齐衰又分齐衰三年、齐衰杖期（一年）、齐衰不杖期（不执杖，一年）、齐衰五月和齐衰三月。大功九月，用粗熟布为丧服。小功五月，用稍粗熟布为丧服。缌麻三月，用稍细熟布为丧服。缌麻是最轻的服，表示边缘亲属。一般来讲，没出五服的人，一般都是在四代之内有亲属关系。



了那么一块空地，修了几间房子，就在这儿定居了，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眺月山庄，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。那平常生活不愁。谷凤春体格棒，能耐大，靠着打猎谋生，皮子去卖去，换回粮米来。一家几口人就这样度命。

时间长了，觉着枯燥，没什么意思啊！怎么办呢？谷凤春开始著作，他能耐太大，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全都整理出来。他研究了一种剑法，这种剑法叫追魂夺命剑，八八六十四路，他潜心研究的，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，取其精华，发挥自己的特长。这剑招绝了！在家里头著有剑谱。他还会写字，没事他就研究。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？就传给他儿子谷来稀，就咱说这铁伞怪侠。当然得传儿子了！姑娘也会两下，不过很平常。

单说这一年，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，这小孩才十六岁，长得个儿不高，面部微黑，平头正脸，让谷凤春发现了。一看，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，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？后来两个人一闲谈，这孩子说话了：“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，我姓张，叫张三丰。”

“噢，你到这儿找亲戚？”

“不不，我什么人也没有，我避难来的。”

“避难？什么事？”

“我摊官司了！因为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，官府抓我，我害怕，所以离开原郡，跑到中原。后来我觉着中原也不保险，就进了九华山了。”

“嘿！跟我同病相怜呢！这好，没亲戚，没朋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走走走，到我家吧！”

他半道捡了个张三丰，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，见过夫人王氏，见过儿子谷来稀，见过女儿秋月。在这大山里，难得见着个人呢！那么家里来个人，哎哟，都非常高兴。后来处到一块了，发现这张三丰厚道，为人非常朴实厚道，又勤快，什么活儿都能干，所以一家人非常高兴。没过半年呢，谷凤春就把追魂夺命剑，通天八卦掌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了。

快到一年的时候，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儿，这个小伙儿也无家可归，被谷凤春发现了。一问他叫什么名？复姓司空，单字略，司空略，陕西米脂人。小伙儿长得好，比那张三丰强多了！比张三丰能高了一脑袋，平头正脸，面白如玉，浓眉大眼睛，堂堂仪表，说话“咔咔”的，口齿也清。一问他怎么回事？他介绍了经过。原来陕西这地方，几乎五年有三年不收成，老闹灾。粮食缺乏，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？官府利用这个机会，囤积粮米，巧取豪夺，老百姓实在受不了，把粮店给砸了。司空略也是其中之一，抢了点儿粮米，事后叫官府抓住了，投入大牢。后来呢，这犯人暴动了，司空略也跑出来了，怕官府抓



最后王氏也来了。一开始王氏害怕，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骂来骂去的，王氏急了，王氏心说话：干什么？我不是你的奴才，我是你的妻子！你这么骂我，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！

王氏也豁出去了，用手一指：“姓谷的，你闭嘴！自从我嫁给你之后，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！我倒了霉了！你净惹祸了！我跟着你提心吊胆！我跟着你远离家乡，逃进九华山，过这种孤独的生活。我为你把儿女培养成人。我哪儿对不住你？为了女儿的婚事，做娘的能不关心嘛！我犯了什么法了？我给女儿出个主意，让她选个佳婿，有什么不对？你就这么暴跳如雷呀！你拿我不当人，今天我也不活着了！咱俩也过到头了！我也不活了！我跟你玩儿了命了！”

王氏也豁出去了，过来撞头来了，又哭又喊。你别忘了，夫妻平行，民政局和卫生局一边大，那急了眼了怎么地？你看神剑仙刀平常作威作福，那么大脾气，一看老伴儿真反抗了，他也没词了。

“哎呀！你个女人呢！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！躲到一边去，这事没完！没完！哎，张三丰，看见没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！我们家收了 you，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没有你，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！你是个罪魁祸首！张三丰，滚！滚！我们家没你，马上收拾东西走！不是老乞丐这么折腾，我掐死你！”

你说，张三丰惹着谁了？委屈。本来不想走，但一看师父都像疯了一样，我留下来没滋味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我师妹、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！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：“师父，如此说来，弟子领罪！你别生气，我这就走！”

“快！收拾东西！”

“我没什么可收拾了，我来前光身一人，我走也是光身一人。只是多学到点儿武艺。师父，我走了，您多多保重，受弟子一拜！”

让老师谷凤春臭骂一顿，逐出门外。张三丰哭着走的。谷来稀跟他感情挺好，一直把他送出多远去！

“二弟呀，我爹就那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过些日子，他老火气一消了，你还回来。你千万别记仇！”

“我怎么能呢？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传授我绝技，我终生不忘，铭刻肺腑！老师骂也骂的，打也打的，这不算个什么。”

说是那么说，走了就没回来。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，叫三清上人司马德超！那人能耐可了得，是个隐士。又传授他能耐，后来叫他许了愿，终身不娶。干吗呀？入玄门做了道士，成了三清弟子了。要不怎么张三丰出了家了呢？后来在秸草庐创办紫霄宫，创办武当派。没有杂念了，就是潜研武术。一个门往里钻，这才成了武圣。

返回头还说谷凤春，撵走了张三丰，过了俩多月，这个事才平息了。后来他



一吹，的确挺舒服。最后谈到武术，司空略说：“这么办，你把宝剑拽出来，我现在就教给最后的八招。来！咱准备好啊！”

“来！来！”

谷来稀也没多想，收拾收拾衣服，把宝剑在手中一晃：“来吧！师弟呀，我跟你学学！”

说个学，两个人往跟前一凑，一开始打得慢，后来是越打越快。谷来稀做梦没想到，司空略居然下毒手！那剑招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“啪啪啪！”哎呀，谷来稀一看，这是真的！

“师弟！别闹着玩儿，我顶不住劲！快住手！”

说什么他也不住手，相反地，变本加厉，“嗖嗖嗖！”把谷来稀逼上崖头。到了悬崖的边上了，谷来稀一个没留神，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到小肚子上，“噗！”扎进去可不浅呢！谷来稀疼得“啊！”一剑就扎上了，这宝剑都撒不回来了。最后司空略一抬腿，撤剑蹬人，一脚，从眺月崖上就摔下去了。

你想想，连扎再摔，这人好得了吗？司空略这心也“噎噎噎”直蹦啊！他把着一棵树，往下看。心说：谷来稀呀！你自己找的！这婚事有什么不好？你妹子嫁给我，有什么亏吃？你横拦竖挡，不然的话，我能下毒手吗？哼哼！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，休怪我无情！

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，宝剑上的血迹也擦干净了。假装没事一样，在眺月崖上他蹦，蹦蹦蹦，蹦得浑身是汗，一口气下了山，回到眺月山庄。进屋就喊：“师父！师娘！不得了了！”

谷凤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迷迷糊糊刚刚要睡，这一嗓子，撕心裂肺呀！老头就坐起来了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师父，坏了！我大师兄离家出走了！喝了点儿酒，发了一顿牢骚，说从今往后再不登家门了！我怎么劝也劝不住，还捶了我好几拳头！他跑了，你看我浑身是汗，也追不上他！”

老太太一听，急了，儿子走了。当娘的能不心疼吗？让女儿去撵，撵半天没有，他没有那么回事啊！谷凤春没撵，谷凤春一听，噢，我明白了，这小子哪是我儿？我们是冤家对头！这二年来，我就发现他南不顺，北不顺。走了！活该！走他的！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！我当爹的，我找他呀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！走走！正好！省得有人在我眼皮底下气我！

他没找，这事谁也不知道。司空略这人多歹毒啊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放下了心了。心说：那肯定谷来稀没个好！我那剑扎那么深，摔下去，那底下狼虫虎豹，什么野兽都有，他万无生理！他就这么想的。他真没想到，这谷来稀还能活着！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。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